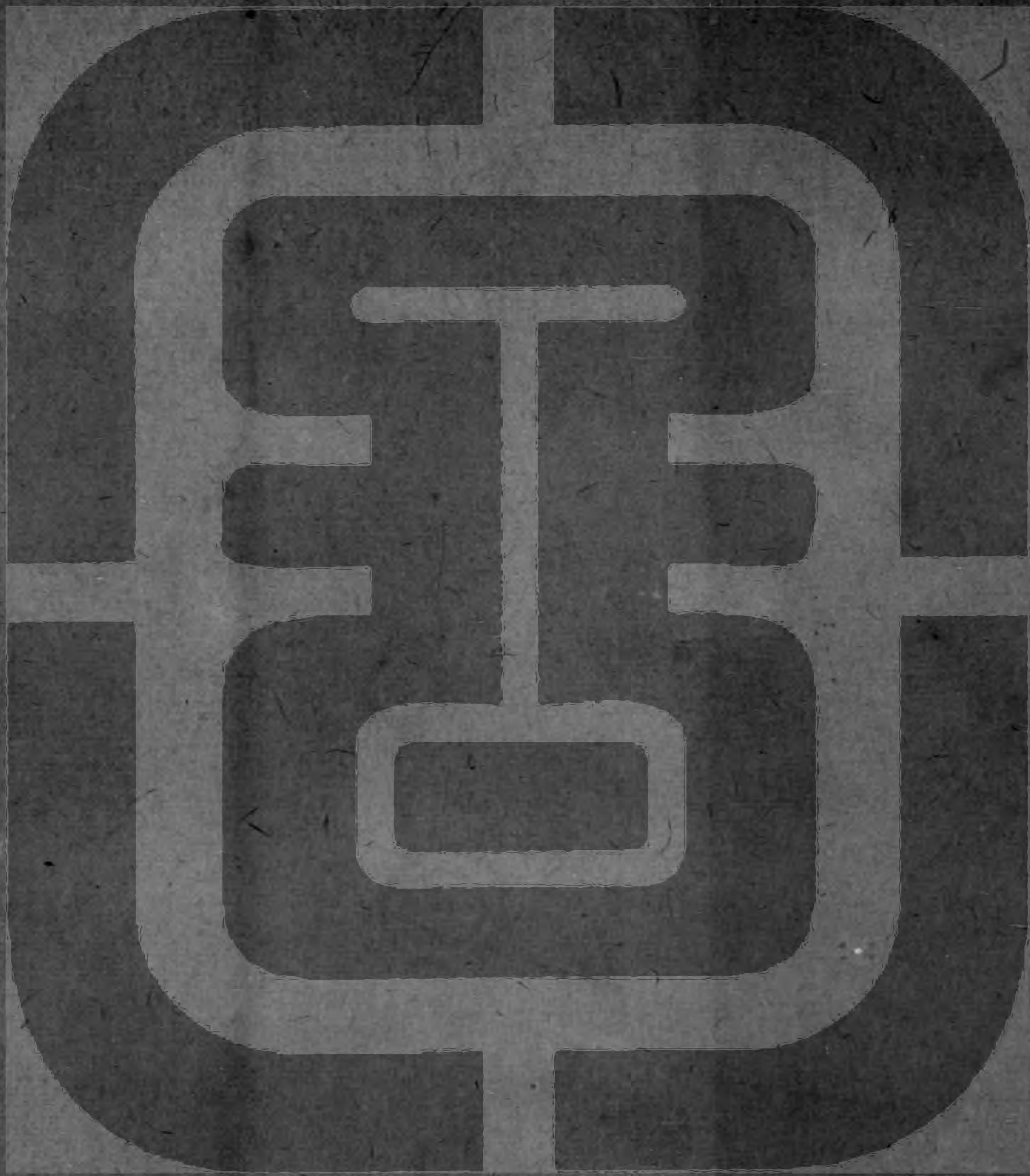


五



焦氏類林卷之三

建業

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政事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亾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
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
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
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
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
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
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賈傳新書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
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說苑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伯
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于喟然太息
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
莫之敢犯矣何爲不治之
韓非子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韓非子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田患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引濤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兮終古瀉鹵兮生稻梁

文帝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

齊魯華陽國志○又秦文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論衡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西京雜記郵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史記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

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所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瘕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杖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
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
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
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
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
就之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

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
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趙廣漢善爲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賈則
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
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
人效者莫能及

韓延壽爲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
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韓延壽爲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

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
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
騎吏父未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
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
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延壽遂待用之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外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外人邊若與共語
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橐

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
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
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
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
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敢言敞使吏送至闕戒吏自問武武應曰御黠馬者利其術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

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

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陰興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
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
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
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
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長沙耆舊傳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
恢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

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
虎閉目如懼狀卽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
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
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
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
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華陽國志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兩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

謝承漢書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納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老舊傳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請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益部耆舊傳

郡人周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金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

復言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慎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

焚券

許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召爲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

海內先賢傳

韓宣字景然爲大鴻臚始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官中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魏略

傳玄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下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

鄧粲晉記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

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

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

晉陽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詰人詢其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

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悅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傅琰爲山陰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傳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傳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

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亾後亦是傳中一事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齊春秋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爲銅斗鐵尺百姓便之

華陽國志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覺况凡人能無咎乎

高僕射頰每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服

罪

後魏書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从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犍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家

李崇除兗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

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
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即擒送自
是諸州置樓懸鼓

周朗爲廬州內史稱疾去爵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
武曰州司舉司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
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
可有之蟲獸之災何關卿小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
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曾遺書云在官寫書亦
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張晏之爲北徐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
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
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
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
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
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
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
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
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歿者無宜更敘時人深
賞之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
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韋絢戎幕閒談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
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
安之爲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
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馮伉爲醴泉令著論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

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劉昫唐書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咎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
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
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
變也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
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
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
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故不察

李文公集襄城伯筦留鑰時刻此於應天學宮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真宗朝許景山爲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爲故堰號其屬曰鄼侯方定天下乃暇爲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

民邪

湘山野錄

張忠定公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髻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

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昉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謝泌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令張逸特厚將薦之朝先設香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有能名

墨客揮犀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

筆錄

東軒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

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雜志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納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名臣錄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晁氏客語

許冲元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

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客語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歎者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

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為之一空

玉露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鞫久不得或曰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甯言遂決其獄曰是為師張角諱耳

宋莊綽雞肋編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

縛之還所竊衣

文學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以下經術

殷亮建武中為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世傳

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紛井大春

嵇康高士傳

魯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

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忻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

范曄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文多偏僻不敢親教員而已惟樂祇五業並授

魏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柳世隆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衡陽王鈞手自納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旣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効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李謚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劉昫唐書

少府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鄭玄往從之參考同異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

高士傳

王太尉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王處仲謂太尉曰阮宣子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疊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暘王大歎服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管輅舉秀才刺史裴微謂曰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

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坐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詞義何邪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輅別傳何妥嘗詣楊伯醜論易伯醜聞妥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天然獨得論者謂非常人所及

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杜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

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

陳畱風俗傳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鈔寫爲八帙又別鈔

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二首宋故事撰次諳憶略無遺漏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張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唐陸放答穆宗云論語六經之菁華

庾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蘇欒城爲其子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

矣

語林

杜之松在河中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劉昫唐書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蒙始就

學

江表傳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徐文遠博通六經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尚何觀焉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

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魏志

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迷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魏志

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
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
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
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
書五老化爲流星上入昴

論語識○以下著作

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
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
子自稱玄衣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
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
天下伯益記之爲山海經

吳越春秋

程